

十門辯惑論



249
—
6600

6092

十門辯惑論卷上

唐大慈恩寺沙門復禮撰

答太子文學權無二釋典籍疑



序曰。權文學聲冠應徐。地參園綺。摛紳嘉其令望。緇素挹其芳猷。而頃著十疑。干我二諦。公孫生之駿辯。自昔難酬。舍利子之雄才。嗟今莫擬。豈當仁而抗議。試言志以成文。必也正名乎。稱之曰十門辯惑。雖詩云。勸誠蔽之。可幾乎一言。而法惟祕密。述之敢忘乎三轉。遂取類觀象。再盈卷軸。煩而無當。有愧知音者焉。

通力上感門一 應形俯化門二 淨穢土別門三

迷悟見殊門四 顯實得記門五 反經贊道門六

觀業救捨門七 隨教抑揚門八 化佛隱顯門九

聖王興替門十

通力上感門第一

稽疑曰。竊見維摩神力。掌運如來。但十地之觀如來。尙隔羅縠。如何一掌之內。能容十號之尊乎。非獨以卑移尊。於理非順。寔亦佛與菩薩。豈無等差。如有等差。安能運佛。如無等差。何須成佛也。若維摩是如來。助佛揚化。未知何名何號。何論何經。請煩上智。以示

下愚也。

辯惑曰。嘗聞逆情而取。匹夫雖賤而難奪。順理而求。萬乘雖尊而可降。山澤通氣。未始一其崇卑。金石同聲。何必均其小大。况惟諸佛有平等誓願。乘時應物。菩薩能遊戲神通。坐忘致遠。遞相影響。咸赴機緣哉。維摩羅詰者。蓋是法身大士。德超羣聖。啟權智以有生。示居家而弘道。蓮花總持之力。來自他方。芥子解脫之門。開於此國。未會有室。括囊無外。不思議道。利用無方。是以五百聲聞。咸辭問疾。八千菩薩。莫能造命。彌勒居一生之地。服其懸解。文殊是眾佛之師。謝

其真入而菴園之集。因淨名而發興。淨名之跡。藉無動而方明。故如來乃睠於此方。居士敬延於右掌。三昧之力。有感必通。十號之尊。不行而至矣。然則至誠感神者。莫知神之巨細。孝德動天者。孰知天之高下。矧乎慧眼遐觀。見牟尼於實相。神足甫運。持妙喜於華鬘。而不能屈彼仁尊。入茲國界。豈唯羅穀之喻。比而可通。亦將金粟之名。傳而有據者也。吉藏師云。金粟事出思惟三昧經。自云未見其本。今檢諸經目錄。無此經名。竊謂西國有經。東方未譯者矣。

應形俯化門第二

稽疑曰。龍女成佛。少選之間。若其真者。佛道甚易。何

云懃苦無量。方得成佛也。如其化者。化是不實。豈以不實化羣生也。佛無不實語。何爲若斯哉。且文殊乃燃燈之師。釋迦又燃燈之弟子。文殊旣爲諸佛之母。應成佛在燃燈之前。况彌勒未通文殊已悟。龍女成佛。文殊之力。今龍女成佛於前。彌勒成佛於後。而文殊不能。安能無惑。若先成者。成在何經。經云何佛。若未成者。何事淹留。請示淹留之意也。如文殊未成。爲是則諸佛成者。應非。如已成者。非非。則文殊豈是。是非之理。請爲言之。

辯惑曰。至人無己。爲物有形。高卑不可以跡定。隱顯

不可以情測。龍女雖身遊五道而位光十地。文殊雖名稱菩薩而實是如來。何以明之。案法華經云。有娑竭羅龍王女。年始八歲。智慧利根。善知衆生諸根行業。乃至辯才無礙。能至菩提。詳夫智慧利根者。非下趣之有也。知諸根行業者。非小乘之事也。辯才無礙者。善慧之地也。能至菩提者。等覺之道也。斯則三祇劫畢。十度因滿。獻寶珠而轉女形。坐蓮華而昇覺位。義殊早計。事同俯拾。而惑者見龍女。卽謂是三塗而嬰五障。聞發心。卽謂自凡位而希聖果。殊不知五道有示生之義。四發有補處之文。智積所以懷疑。身子

由其致詰。蓮之心也。何其曲哉。又案首楞嚴經云。文殊是過去平等國龍種上尊如來。央崛魔羅經云。是北方常喜世界摩尼寶積佛。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云。未來作佛。名曰普見。竊以文殊智包權實。體兼真應。或成道先劫。已爲龍種之尊。或流形此界。尙號法王之子。或正位北方。久名寶積。或受記來劫。將稱普見。變化十方而無礙。周行三際而不動。無取無得而成果。不去不來而現身。豈可以一相求。未可以一名定。故遇燃燈而函丈逢釋迦而避席。慈氏造之以決疑。龍女師之而進道。然龍女自垢身而明速疾。誘物

持經文殊處因位而示淹留勸人後已並曲成方便實爲利益且君子之道貞而不諒聖人之事異己行權同許車而不與類化城而復進旣信彼之非妄仍疑此之不實吁嗟此竅一猶未達乎

淨穢土別門第三

稽疑曰佛說法華經之時五十小劫但春秋夜明以爲釋迦生也正法五百像法一千並謂滅度之後同斯一劫若西域聽法之人神力促爲食頃此則不聽之人已隔五十小劫何則初未聞佛神力豈加神力不加合成煨燼今旣不成煨燼則是千餘年耳苟知

千餘非謬安有五十小劫若以雖不聞佛神力亦加則佛成道之初大小俱合得果何止頻婆一國十二

萬人哉持此相况不加明矣

沙門復禮曰法華經序品云日月燈明佛說法

華經經六十小劫謂如食頃涌出品云五十小劫謂如半日今發難在釋迦之佛引文兼燈明之事但取意而直通不依文以反詰者矣

辯惑曰佛有真身焉應身焉真土焉應土焉真身真土絕名相而獨立應形應國隨物感而多狀淨者見之謂之淨穢者見之謂之穢久者見之謂之久近者見之謂之近各滯所封罕能達觀故身子覩穢而迷淨空承日月之談彌勒執近而疑久仍生父子之喻

及其按地顯莊嚴之國。下塵比僧祇之壽。執穢之情。始去。封近之見方除。然示淨所以除穢。穢去而淨可留乎。說久所以破近。近亡而久可存乎。非淨非穢。方爲妙土。非久非近。始曰真身。然則四十餘年者。穢土化身也。五十小劫者。淨土報身也。化身遷動。自可以年月測。報體圓常。詎可以時代限。旣報化分跡。久近殊歸。以久難近。得無爲謬。法華壽量之品。維摩佛國之文。斯義朗然。豈俟多述。或曰。釋迦利見。元是化身。娑婆盡野。本非淨國。耆闍穢國之靈鎮。法華化身之妙典。今乃以報身而述化身。將淨國而明穢國。其爲

謬也。不亦大哉。釋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先豈不云乎。淨穢久近。生於所見。生於所見者。同處而異見。非別處而異見也。且釋迦一佛也。或以之見久。或以之見近。娑婆一界也。或以之見淨。或以之見穢。久與淨。菩薩上人之見也。近與穢。凡夫下乘之見也。若然者。穢旣娑婆矣。而淨得非乎。近旣釋迦矣。而久得異乎。而云釋迦但是化身。娑婆唯曰穢土。義符偏著。理異玄同。况乎法華數品。靈山一集。初則會三歸一。迴小道以入大乘。次則三變八方。引穢心而觀淨土。大乘已入。無復小乘。淨國已觀。何有穢國。故始自集分身

之佛。至乎說壽量之經。並於淨土之中。而演常身之義。故經云。如是我成佛已來。甚大久遠。壽命無量。阿僧祇劫。常住不滅。又云。常在靈鷲山。及餘諸住處。衆生見劫盡。大火所燒時。我此土安隱。天人常充滿。故知聖壽遐長。非界塵之能數。妙境安固。豈劫火之所焚。何乃推始起於春秋。以五十小劫爲焉有。覈未經於水火。將一千餘年爲指實。不見履霜者。必疑堅冰乎。

迷悟見殊門第四

稽疑曰。說法華之時。神光遠照他界。說涅槃之日。寶

蓋廣覆大千。未知此方何爲不見。若以無緣不得見者。無緣則罪人也。有緣則福人也。達多殺父及母。豈福人哉。而許其出家也。闍王害父囚母。豈福人哉。而照月光三昧也。此地萬里爲國。賢哲相仍。豈無一人有緣。何爲獨隔。不言林放。反勝太山乎。

辯惑曰。蒼旻信廣。醯雞甕遊而不見。白日蓋明。仙鼠晝伏而奚覩。豈資始之有外。而照臨之不及哉。固以近物爲之覆。則不能遠察。倒情爲之惑。則不能順辨。假使語之曰。有天焉。有日焉。天居三百度。廣而覆下。日徑一千里。明而照外。瞻彼二蟲。必以狂而不信也。

今未破業障者。何異甕遊乎。未開慧目者。孰非晝伏
乎。雖寶蓋曾懸百億四天之上。毫光溥照萬八千國
之中。而有漏宵昏。方馳大夢。無明被覆。何階徹視。若
不見則無者。蒼旻白日可無耶。若不見而有者。寶蓋
毫光非有耶。反覆相明言而足矣。况乎魯史直書。記
祥輝於卯夜。孔君多識。推聖德於西方。並紛綸而有
據。豈寂寞而無朕。故知君子或默。已昭彰而感通。中
士若存。尚河漢而驚怖。其有飾智憑陵之伍。懷愚混
沌之流。將撫掌而大噱。或絕膺而曾毀。非其人也。道
可虛行者哉。故仲尼體無化之先。涉於有。季路問死。

對之反詰於生。仁義稍檢其性靈。道德麤明其微妙。
然後應真西舉。像教東來。八萬法門。吞納九流。而微
顯三千寶塔。充滿四瀛。而輪奐若先霞。而後日類始
雲而終雨。教之有漸。不亦宜乎。然則有緣無緣者。三
乘菩提之性也。福人罪人者。六趣生死之業也。業有
輕重。性分生熟。性猶生。福雖多而難啟。緣既熟。罪雖
重而可化。福尚難啟。而况於罪者乎。罪猶可化。而况
於福者乎。故有遠得四禪。矜小功而背誕。具行三逆。
知昨非而迴向。迴向生於正解。正解生而罪可滅。背
誕興於邪見。邪見興而福自亡。福亡永劫而沈淪。罪

滅卽身而解脫。故語曰。蹈道則爲君子。違之則爲小人。仁遠乎哉。行之卽是。借以明義。誰曰不然。老子曰。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又曰。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況大悲平等而有所棄哉。譬夫良工相木。名醫瞻病。可用而用之。不簡木之美惡。可療而療之。不擇病之輕重。人或問之曰。伊蘭惡木也。汝何以用之。迦摩重病也。汝何以療之。仁將此爲是問乎。爲非問乎。必以爲非問也。如來善別機根。巧知藥病。雖達多行衛頑之惡。闍王有楚穆之罪。然以曾發菩提之心。可用也。今興悔解之念。可療也。可療而療之。

可用而用之。引使歸心。化令入道。開其與進之路。塞彼爲亂之源。俾有罪者自新於孝慈。無過者守卒於純至。善權方便。其利溥哉。然闍王問道而反迷。自同於林放。夫子知機而仰聖。可比於泰山。賢哲相仍。雖三復而無失。何爲獨隔。請再思而可矣。

顯實得記門第五

稽疑曰。提婆是佛弟。勸闍王害佛。尙爲天王如來。善星是佛子。罪輕於提婆。何爲生入地獄。但害者應重。謗者應輕。今乃重者爲如來。輕者入地獄。以斯示後。何以安哉。若以善星是化者。後應成佛。有授記乎。無

授記乎。如有授記。請指言之也。如無授記。安得爲化哉。若以善星爲眞者。何不同之。毘季昇天宮以誘之。入地獄以懼之。忍其入獄。豈慈悲也。但拯樹提於烈火之中。飛巨石於高旻之上。懼曠野之鬼神。伏閻王之醉象。何爲於善星也。不若斯以救之哉。

辯惑曰。蓋聞如來設教。有大小二乘。調達所行。有權實兩事。大乘闡其實。小乘語其權。若晦實論權。有害佛之逆。而招地獄之苦。若廢權談實。無破僧之罪。故受天王之記。權也有報。與善星可得異乎。實也無罪。與善星可得同乎。不同非設難之地。不異又無難可

設。來論疑旨。於何而致耶。况謗害重輕。更殊高議。何者。天害雖是逆。或不壞於見。謗則壞見。而不成於逆。成逆但嬰業障。近招無間之殃。壞見斯斷善根。乃受闡提之號。所以訶罵調達。唯曰癡人。題目善星。則云邪見。斷可知矣。又問善星爲眞爲化者。凡化之爲理。必當以混眞爲妙。眞之爲事。自然以似化爲恆。眞化相涉。魚魯難辨。然則綆短汲深。清泉無以上濟。智小謀大。美餽固其停覆。輕而議之。則吾豈敢。聊復稽之。聖典。匪曰攻乎異端。試論之曰。夫牟尼一代涅槃爲最後之說。迦葉載請善星。是廝下之人。穢溷嗟其永

墜苦獄見其生入。又惡友行惡報恩已明。其是權善星斷善。涅槃不言其爲化。豈無爲化之理。曾無是化之文。以此而推。真亦可矣。至若廣持衆部。守筌而詎得魚。徧習諸禪。爲山而已止。簣同碩鼠之爲技。若飛鳥之能言。雖簞門人。還如伯寮。空稱佛子。更甚商均。中夜披衣。發怖小男之語。通衢掃跡。滅表大人之相。逢舖糟之人。言其證道。見食吐之鬼。唱已生天。彼何人斯。頑之甚也。夫以辯才第一。尙招螢火之譏。智慧無雙。未免金師之誤。故知有根力解力。照往照今。俾化者不可逃其真。愚者不能隱其智。斯大聖之分也。

非常人之所及也。嗟夫。五毫已翳。金口莫宣。但可稟教而爲解。庸詎棄文而生意。若斯而已哉。夫可與爲善。不可與爲惡者。上智也。可與爲惡。不可與爲善者。下愚也。與善而善。與惡而惡者。中人也。語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明中人則可移也。故宣父至聖。不迴盜跖之心。清河中賢。能變周處之節。今難陀之等者。中人也。若善星之輩者。至愚也。故可誘可逼。困而學之。乃成羅漢。謗因謗果。人斯下矣。則作闡提。豈大聖忍其苦哉。蓋下愚不可救耳。譬夫厥田上上。詎可使焦種生芽。有滄淒淒。不能遣枯條布葉。豈可間然於時。

雨有望於良疇者哉。洎乎力士之慢。可降。嬰兒之厄。可拯。曠野之神。可化。宮城之象。可伏。連類雖廣。一以貫之。方於闡提。固無等級。故經云。害蟻子有罪。殺闡提無過。尙復引使出家。置之左右。譬羸老之馬。未可先乘。同荆棘之田。寧忘後種。知現在之無益。冀將來之有因。畢下趣而向人天。發廣心而成福智。是知慈悲之大。方便之巧。天地不足傳。陰陽無以測。迴向者若子之事父。行莫大之。誹謗者猶臣之叛君。惡不可解。然不解本乎滅趾。莫大始自因心。初有其微。卒成其著。樞機之發。可不慎歟。

反經贊道門第六

稽疑曰。提婆達多。後爲如來者。則是菩薩也。豈有菩薩而勸人害父乎。若業合害者。闍王必應自害。何爲待勸而害也。若業非害者。菩薩初無害心。不應勸人令害也。聖人設教。何至斯哉。

辯惑曰。山非自高。所以高者。澤下。夏非自暑。所以暑者。冬寒。故水火相革而變生。鹽梅相糅而功著。相糅也者。相異也。爲功則大同。相革也者。相反也。在變則咸順。故可否相濟。損益相成。殊途而同歸。何莫由斯道。詳夫大權菩薩。住不思議。應物而遊。從人之利害。

放情而動。忘己之得失。人之利矣。己雖失而行之。人之害矣。己雖得而違之。而大智若愚。正言似反。見之者誹謗。聞之者聽熒。然則凡夫之行。有否有臧。聖人之道。或逆或順。凡夫之行。福否臧不足以訓時。聖人之道。弘逆順咸可以匠物。順而匠物者。文殊之等也。逆而匠物者。調達之流也。惑曰。順以化人。人事斯語。逆而教俗。深異所聞。將以書紳。希更指掌。釋曰。起予者商也。聊爲子言之。夫善著則顯惡。惡著則明善。必然之分。其理不忒。故聖人之用權道也。惡旣著矣。善自明矣。惡著俾人之內省。善明使物之思齊。思齊旣

可以勸善。內省又可以止惡。順而弘道者。亦以止勸也。逆而行事者。亦以止勸也。止勸旣均矣。優劣可得乎。而人聞師利。是聖人卽扣頭申敬。謂達多爲菩薩。卽扼腕不平。斯蓋朝三暮四。識五迷十。可爲受化之人耳。安知爲化之理哉。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人善爲師。茲理久著。仲尼旣稱善誘矣。調達何用不臧耶。故經云。由提婆達多善知識故。令我具足六波羅蜜。卽其義也。惑人又曰。若順道不能勸善也。可須反經以勸之。順道不能止惡也。可須反經以止之。今順而爲化。旣足

矣。何用反經而爲化乎。釋曰。夫二儀覆載。四序生成。夏氣長嬴。隴麥以之憔悴。秋風淒緊。巖桂以之芳菲。春日遲遲。未可使菊華榮曜。冬霜凜凜。詎能遣松貞搖落。惟夫大悲運物。若兩儀之覆載。因機設教。猶四序之生成。稟悟各殊。似數物之榮悴。智者因喻而得解。庶幾沿淺及深乎。又曰。爲惡可以化人者。惡人爲惡。亦化乎。惡人若已能化者。何用善人爲化乎。釋曰。惡人爲逆。果或賒而未受。大士行權。報在今而必驗。今則斯須可覩。物恐怖而能悛。賒則冥冥難知。人僥倖而冀免。故惡人不足以化物。必俟大權爲化焉。然

調達始終行事。權實雙辨。經云。惡友猶是權名。論曰。大賓方爲實稱。故鷲山會上。天王記十號之尊。柰國經中。地獄比三禪之樂。

案柰國經未詳今見大方便佛報恩經中

至仁不

遺。應同頽叔。小惡無犯。豈作潘崇。固以父王定業不移。必遇其逆。佛弟因之有勸。示受其殃。實也未始勸人。權也。令人見勸。既令人見勸也。亦令人見殃也。殃生於勸。勸止則殃息。見勸故怖殃。怖殃而止勸。斯則調達之勸。欲令人不勸耳。令不勸故勸。則勸爲不勸乎。權有勸。尙爲不勸。實無勸。安得有勸哉。此乃錫類之義本全。同惡之疑可息。仁而能反。兼四子以爲師。

非道可行。駕一乘而通達。子夏既其默識。師利曾何致疑。介如石焉。豈俟終日矣。

十門辯惑論卷上

十門辯惑論卷下

唐大慈恩寺沙門復禮撰

觀業救捨門第七

稽疑曰。頻婆娑羅首供養佛。佛見韋提之時。頻婆幽而未死。以佛大悲神力。芥子尚納須彌。如何不救頻婆。令其遇害。至於闍王瘡瘡。特照神光。將入地獄。遂延遐壽。於逆子何幸。獨得延齡。於賢父何辜。獨不延也。但頻婆證果賢王也。應救而不救之。闍王賊臣逆子也。不應救而救之。何以勸將來。何以示人子。顛而不扶。焉用彼相。任子害父。佛何爲哉。

辯惑曰。夫業之爲理也大矣哉。深焉不測。廣焉不極。眇眇綿綿。變化消息。夷兮無形。希兮無聲。無形無聲。庶類以生。生極之謂命。習成之謂性。其體也若無而有。其用也不疾而速。方其來也不可排。方其謝也不可比。至若天地之廣。陰陽之靈。日月貞明於上。山川紀理於下。幽顯異致。而云爲動植殊途。而布濩人咸見其然也。而莫知所以然也。故或推之於自然。或付之於造化。或言始生於元氣。或云稍長於盤古。或謂中有神我。傍興衆物。或執上有梵天。下生羣類。或道其爲自性。從無形而變有形。或計體是微塵。從不化

而生所化。斯皆失其本而迷其末。昧其源而惑其流。所以異見紛馳。殊情競舉。豈知業因心起。心爲業用。業引心而受形。心隨業而作境。六道昇降。裁成而不越。二儀上下。剖判而斯分。然則因業受身。身還造業。從心作境。境復生心。無始無終。譬之如輪轉。非空非有。喻之於幻化。四生易其滋蔓。三界難以歸根。然而業之以善惡分流。報之以苦樂殊應。積善餘慶。爲善所以致樂。積惡餘殃。作惡所以階苦。若影隨形而曲直。雖離朱督繩。不能比其定。若響隨聲而大小。雖師曠調軫。未可喻其均。不見形直而影斜。豈有善修而

報苦。不聞聲小而響著。詎有惡成而果樂。亦猶田畯
勉職。黍稷盈疇。農夫失時。茨棘徧野。借使耕而鹵莽
其事。耘而滅裂其業。欲望不稂不莠。如坻如京。採薜
荔於水中。攀芙蓉於木末也。或曰。善爲福始。惡是罪
源。同影響之無違。類耕耘之有報。敬聞命矣。何乃頻
婆爲善。翻以禍終。阿闍積疊。仍蒙福末。釋曰。不亦善
乎。而問之也。子聞業之有報也。未聞報之有時也。夫
業之感報。有三時不同焉。有現報業者。此身作業。卽
身而受也。有生報業者。今身造業。次生而受也。有後
報業者。次生未受。後後生方受也。初猶禾菽之類也。

經時卽熟焉。次猶秣麤之等也。易歲乃登焉。後猶桃
李之輩也。積年方實焉。故昔勤今惰者。野無秋實之
望。家有歲積之盈。昔惰今勤者。朝無數粒之資。夕有
餘糧之畜。豈可以見勤者不足。謂不足非始於惰乎。
見惰者有餘。謂有餘非始於勤乎。冀以象而申意。更
借事而明理。曰有二人。相與爲鄰。築室焉。一人先拙
而後巧。一人先巧而後廢。先拙者。築室甚陋。居而習
伎。伎成而思巧。旣巧而變其拙矣。先巧者。築室甚精。
居而自養。養過而業廢。旣廢而失其巧矣。雖失其巧。
其屋尙精焉。雖變其拙。其居猶陋焉。及乎歲序綿移。

風雨飄淩。舊宇旣廢。新構聿興。卽工拙所營。精陋復反矣。因斯而談。身者心之宅。而業之果也。業者心之用。而身之因也。工拙相代者。善惡更習也。舊宇新構者。前身後生也。頻婆雖今無遺行。而昔有不臧。阿闍雖現是惡人。而往修善業。不臧所以遇禍。修善所以延齡。其致可尋。何足多怪。來論曰。以佛大悲神力。芥子尙納須彌。如何不救頻婆。令其遇害。釋曰。夫業有決定也者。有不定也者。不定則易轉。其業可亡。決定則難移。其報必受。頻婆定業也。如何可救乎。故良醫不能愈命盡之人。慈母不能乳口噤之子矣。然則人

而有業。物也無心。無心則我心能制。山大或可入於小。有業則彼業爲主。命促不可引而長。今乃以無心而例有心。將有業而齊無業。北轅適越。相去不亦漸遙哉。又曰。於逆子何幸。獨得延齡。於賢父何辜。獨不延也。釋曰。案涅槃經。頻婆娑羅往於毗富羅山。遊行射獵。周徧曠野。悉無所得。唯見一仙。五通具足。卽勅左右而令殺之。其仙誓言。我於未來亦當如是。而害汝命。又云。佛語闍王。汝昔已於毗婆尸佛。初發阿耨菩提之心。竊以馳騁發狂。肆虐於五通之上。景行行止。歸心於七佛之初。或宿善不亡。因懺浣而延壽。或

餘殃未殄。遭殺逆而非命。非命出乎肆虐。詎是無辜。延壽始乎歸心。寧稱有幸。請修三報之理。當反一隅之惑。又曰。頻婆得果賢王也。應救而不救之。闍王賊臣逆子也。不應救而救之。釋曰。觀無量壽經云。頻婆娑羅幽閉置於七重室內。自然增進成阿那含。諸經論並云。阿那含者。名爲不還。更不還生欲界故。涅槃云。阿闍唯見現在。不見未來。父王無辜。橫加逆害。心生悔熱。徧體生瘡。又云。若不隨順耆婆語者。來月七日。墮阿鼻獄。詳夫幽憤而昇上果。雖外凶而內吉。冥目而超下界。雖名死而實生。救之卽翻損。任之卽自

益。至若身瘡而心熱。罔知迴向之路。業深而報近。將墮泥犁之城。救之卽爲益。任之卽爲損。斯卽觀其所應救。救之以爲益。察其所應捨。捨之以爲利。而曰應救而不救之。不應救而救之。聖心雖微。知之何陋矣。然定報受之而不易。明業之難犯也。重罪悔之而以輕。明行之可革也。行可革。惡人遷善於濫觴。業難犯。善人止惡於探湯。惡止善行。卽有恥且格。斯蓋導之以德也。豈若齊之以刑也。父子咸已進於道。何顛不扶乎。賢愚並可從於化。何來不勸乎。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在旃在旃。

隨教抑揚門第八

稽疑曰。涅槃章門。總括羣品。不依涅槃。恐難成佛。何爲讚功德之處。輕於般若法華乎。若以般若捨執著爲優。卽涅槃爲半偈捨身。豈劣於般若也。若以法華證大乘爲優。卽涅槃以大空爲門。豈劣於法華也。法門不二。何爲二之哉。

辯惑曰。眞身寂靜。豈存言說。至理希微。本亡性相。雖無言說。不違言說之道。雖無性相。而爲性相之津。譬夫明鏡無爲。形來而像著。幽谷不撓。聲及而響盈。然則眾籟參差。無谷不能以致響。羣物絡繹。無鏡何居。

而生像。故知形聲爲之感。鏡谷爲之應。感應一虧。視聽兼失矣。竊以如來有無緣大慈。不思弘願者。明鏡幽谷也。眾生有聞熏習之種。發菩提之心者。羣形眾聲也。玉毫明而三十二相著。鏡中之像也。金口發而一十二部宣。谷中之響也。自波羅苑內。明苦集滅道。堅固林中。說常樂我淨。其間八藏咸闡。三乘競馳。甘露之味不殊。大雲之澤無別。然而小草大草。受之者少多。有緣無緣。服之者生死漸頓於焉。百慮半滿。所以多門。本乎其源。莫非一致。故自本而觀也。泯然平等矣。自末而觀也。森然不同矣。不同所以各解。平等

所以一音。一音故法門以之不二。各解故教跡以之非一。若乃演六度之法。談四絕之理。卽有以明空。依空而起行。斯般若之爲義也。明七種譬喻。辯三法平等。破二以歸一。迴小以從大。斯法華之爲旨也。弘三點之奧。闡四德之妙。異客出其家珍。新醫用其舊乳。斯涅槃之爲致也。此並大乘之秘府。方等之妙門。賢聖仰止之崇山。經論朝宗之巨海。得之者咸可以致遠。失之者誰能以不泥。來論云不依涅槃。恐難成佛。仁欲謂不依法華般若而可成佛者乎。然則法華是眾經之王。般若爲諸佛之母。孰見無母而孕子。無王

而統人哉。義無優劣。斷可知矣。來論又云何因讚功德之處。輕於般若法華乎。夫以隨時之義。沿革不可守其常。唯變所適。取捨必貴存其會。和扁隨病而授藥。班倕任物而施巧。豈寒溫不變。規矩有恆哉。况尋繹誠文。有異來旨。經云上語亦善。中下亦善。金剛寶藏滿足無缺。又云如諸藥中。醍醐第一。又云亦如日出。放千光明。又云譬如眾流。皆歸於海。又云修行是經。卽得具足十事功德。夫以分流設險。海若爲百谷之王。列曜成文。日天作三光之主。金剛寶中之第一。醍醐藥中之最上。三語僉善。何句義而非玄。十事以

成何功業而不備其比興也如彼其稱揚也如此靜而詳校諒已非輕矧如涅槃梵本偈逾三萬震旦所譯纔出十千法鏡開而未全玄珠得而方半也惑曰教迹非一法門不二辯功德之有無明經本之廣略怡然理順矣但高下相傾長短相形既法華云此經第一餘經得非其亞乎涅槃云此經尊勝餘經得非卑劣乎般若云此法門不可思議餘法門得非可思議者乎斯義不明前疑復振也釋曰夫以利涉大川舟楫爲之最載馳廣陸車騎爲之先燕處超然宮觀爲之長雖水陸殊位動靜異宜而萬國非止一人也

九州非止一地也故畫鷁芳橈周流而莫輟騰駒繡轂馳騁而未已跼鳳華居寢處而寧廢斯卽舟楫未嘗不爲最車騎未嘗不爲先宮觀未嘗不爲長也其有局於水鄉者得車卽破之專於山野者與舟卽剖之身不下堂者莫辨舟車之所用心務行邁者罔知棟宇之所適若斯人者何足與言於道哉孔子曰教人親愛莫善於孝教人禮順莫善於悌又曰法象莫大乎天地著明莫大乎日月此亦各隨其義以稱莫善也以云莫大也諸經言乎第一者蓋亦從此而明歟

化佛隱顯門第九

稽疑曰。二月十五日佛將涅槃。促純陀獻食。爲滅時將至。又卻後三月。正應此期。聖眾勸請。佛云當滅。但佛無虛語。卽此滅非虛。何爲犢子梵志。月餘方乃報佛。便似未滅。其故何哉。如其已滅。梵志不應遣報。如其未滅。不知滅在何時。其滅時之經。滅時之日。佇承高旨。可得聞乎。沙門復禮曰。涅槃云。犢子梵志。滿十日。得須陀洹果。於娑羅林修行二法。不久得阿羅漢。遣信報佛入般涅槃。月餘之言。異乎吾所聞也。

辯惑曰。原夫佛陀以圓覺爲義。涅槃以至寂爲體。圓覺者。道無不窮。理無不照。至寂者。累無不遣。功無不

忘。忘功而遣累。不可謂之有。照理而窮道。不可謂之無。然而有以無生。無因有立。或虧其一。必喪其兩。旣至寂。不可謂之有矣。而可謂之無乎。圓覺不可謂之無矣。而可謂之有乎。不可謂有而不無。寂之極也。不可謂無而不有。覺之妙也。悅兮惚兮。若存若沒。窅兮冥兮。不滅不生。夫生者法之始興也。滅者法之初謝也。初謝則本有今無。始興則本無今有。如來非本無今有也。惡乎而謂生。涅槃非本有今無也。惡乎而謂滅。有生滅。然後有始終。有始終。然後有久近。有久近。然後分歲月。生滅尙無矣。歲月何寄哉。故舍利問於

一門齊長言卷一
九
沒生居士詰而莫對。迦葉疑於壞滅。大師訶而後辯。是知解脫之理。涅槃之性。不可以生滅求。不可以有無取。子何乃以生滅心行。而問涅槃實相歟。仁今問涅槃以時日。亦猶量虛空以尺丈。虛空無尺丈。不可以尺丈量。可以尺丈量。非是虛空也。涅槃無時日。不可以時日定。可以時日定。非是涅槃也。何者。夫尺丈生於形質。時日本乎始終。無形質卽無尺丈。無始終固無時日。明矣。無而致問。何其迂哉。經云。夫如來者。天上人中最尊最勝。豈是行耶。又云。如來身者是常住身。金剛之身。卽是法身。又云。非身是身。不生不滅。

又云。常法之中。虛空第一。如來亦爾。壽命之中。最爲第一。富哉聖教。畫然妙理。自可悟之以眞常。奚更疑之以生滅。惑曰。聞眞常之故。欲甘於夕死。聽涅槃之名。尙昧於朝徹。若如來常住不滅者。何故稱般涅槃耶。釋曰。涅槃有四種子。未聞無住之義歟。夫無住涅槃者。眞如妙性爲之體。大悲般若爲之助。般若故不住生死。大悲故不住涅槃。不住涅槃故。雖證而不取。不住生死故。雖在而不著。證而不取。故有感所以卽興。在而不著。故無緣所以卽謝。斯則寂然不動。形徧十方。澹爾無思。智周萬物。應現不疲。而寂滅隱顯無

十門辯惑論卷下
恆而常住。豈若聲聞離苦。永入無餘。緣覺厭身。長辭有患。形同槁木。遽已燒然。心類死灰。會微覺了。均絕聖之獨善。違博施之兼仁乎。故涅槃經云。得以久住。大般涅槃種種示現神通變化。又云。大般涅槃能建大義。斯無住涅槃之用也。豈乖真常之義哉。惑人又曰。涅槃之道若常者。何有雙林之事耶。釋曰。佛有三身之義矣。法身也。報身也。化身也。法身以性淨真如爲之體。出纏破了爲之義。報身以酬因果德爲之性。冥真照俗爲之業。化身以內依勝智爲之本。外應羣情爲之相。法身猶虛空之性。雲蒸卽翳。霧斂卽明。其

性本常矣。報身若乘空之日。赫矣高昇。朗焉大照。其體恆在矣。化身如鑒水之影。止清則現。流濁乃昏。顯晦不恆。往來無定。至若七蓮承足。聖業肇而開圖。雙樹恬神。能事終而息駕。其中或離經辨志。晦明於幼學。或納采問名。同塵於始禮。金輪至而羅七寶。朱鬣騰而出九重。縱神力而降魔。兇邪革面。揚辯才而伏眾。聖賢稽顙。一一國土。處處分身。徧他方而不窮。盡未來而無替。斯皆應情之化。鑒水之影也。亦何傷於涅槃常住之義夫。惑人又曰。二身蘊粹而圓常。八相逐情而興廢。是則眞爲寂靜。化是權遷。鶴林之事不

無。犢子之疑。佇決。釋曰。向辯真化之不一。未明真化之不一。夫化佛者。豈他歟。報身圓應之用也。報身者何哉。悲智所成之體也。悲以廣濟爲理。智以善權爲業。所以因時降跡。隨物現身。身跡者用也。悲智者體也。體是其本。用是其末。依體起用。攝末歸本。欲求其異。理可然乎。而乃定化體之權遷。異真身之寂靜。斯爲未得矣。斯爲未得矣。然此且明報身起化也。未明化身卽法也。化身卽法。理微矣。還寄影喻而述焉。夫水中之日影也。不從外來。不從內出。不此不彼。不異不一。不無其狀。不有其質。倏焉而存。忽焉而失。像著

而動。性虛而謐。執實者爲妄。知妄者了實。日何謂也。日若從外來者。水外寧在乎。若從內出者。水內先有乎。若言在此者。於彼不見乎。若言在彼者。於此不覩乎。若言是異者。一見有二乎。若言是一者。二見豈一乎。若言是無者。於是可亡乎。若言是有者。求體會得乎。謂其生。生無所從。謂其滅。滅無所往。不生矣。不滅矣。性相寂然。心言路斷。斯可謂見水影之實性也。見水影之性者。可見化身實性也。見化身之實性者。卽證法身之體也。故淨名經云。佛身者卽法身也。又云。如自觀身實相。觀佛亦然。般若云。若見諸相非相。卽

見如來。又云。離一切諸相。卽名諸佛。引而申之。類而長之。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何不寂滅。于何不清淨。是以舉足下足。道場觸處而無盡。開眼閉眼。諸佛現前而不滅。故須菩提之宴坐。常見法身。蓮華色之爭前。暫窺形相。迷悟之分。優劣若此。豈可以有無生滅。而見於化身哉。夫知劍者。忘其質器。候其光彩。識馬者。略其形色。視其駿異。然後切玉似泥。一日千里。反是者。豈曰知劍識馬乎。鑽仰於法門。研精於佛事。亦猶於是矣。至若聞誕於右脅。謂之生化。於北首。謂之滅。坐於蓮花。謂之有。焚於香木。謂之無。此蓋尋常之

流。雷同之見。亦何足以枉於高門歟。經云。持戒比丘。不應於佛生有爲想。若言有爲。卽是妄語。又云。寧以利刀自割其舌。終不說言如來無常。又云。不可算數般涅槃時。及不般涅槃。若也隨問而卽對。逐事而同執。會經文之同別。定滅時之遠近。使二字智聾而不聞。八味口爽而常失。吁可畏矣。非所敢言。惑人率爾而興。喟然而歎曰。前言之過也。駟不及舌也。嘗聞井蛙棲螭。莫辨括地之深。澤鷄槍榆。詎識垂天之廣。物旣然矣。人亦有諸。至若涅槃四門。不生不滅。佛身三種。非一非異。比空性而難量。方水影而恆靜。並得其

所未得聞其所未聞。而今而後。奉之無數。故知同凡
偃臥。示迹彌留。出自塵勞之情。何預金剛之體。體唯
一相。始終不可措其詞。情也多端。前後不可齊其見。
徧知示滅之日。梵志遣報之期。存而不論。置之莫答。
者。不亦以是乎。對曰。然。子得之矣。余無所隱乎子矣。
聖王興替門第十

稽疑曰。輪王撫運之日。化四天下。又說法華之時。輪
王預聽。但兩儀開闢。載籍詳焉。唯聞玉環西獻。豈見
金輪東轉。雖緇素有殊。而聞見無別。未悟輪王聖躬。
何爲不至於此。若以乘虛來往。非人所知。人既不知。

焉用王也。何不肆觀東后。風伯前驅。寶馬共天馬爭
飛。金輪與日輪競耀。千乘萬騎。雜沓青天之間。振鼓
鳴簫。嘈噴丹霞之表。發號令。撫惇鰥。恤飢寒。理冤滯。
使軒羲之帝。仰霄際以承風。堯舜之君。望天衢而慕
德。然後下碧空而朝萬國。乘白雲以禮百神。舉玉匱
之仙樽。奏鈞天之廣樂。豈非聖王之盛事歟。又蚩尤
作亂。追風召雨。共工觸山。傾天絕地。八年九潦。伊耆
致昏。墊之憂。鑠石流金。成湯有翦髮之厄。兩漢之末。
八埏雲擾。二晉之間。萬方鼎沸。而王遠遊西域。無拯
溺之心。遙視東方。無巡撫之意。爲聖王者。其若斯哉。

一曰雜志卷下
遂使疑億兆之心。失人神之望。不知有王耶。無王耶。控鐵圍而三十二相者。其道合然耶。不合然耶。傾心遠聽。佇聞嘉旨。

辯惑曰。夫以勾芒司春。不能於隆冬發煦。羲和馭日。未嘗於靜夜舒景。故若華照耀。將列宿而分時。蘭風披拂。與零霜而別候。寒溫甫爾也。昏旦頃焉也。而物既謝。不可以覆追。時未臻。不可以預覩。况乎今昔之遼哉。夫輪王之興也。七寶應圖。十善裁化。鐵圍所界。君天下而光宅。金輪所遊。大域中而利往。千馬伏軔。自空表而飛來。四龍守藏。從地中而涌出。寶田氣色。

詎別於寒暑。珠柱光明。莫分於曉夜。家給人足。俗阜時雍。下有知於上。上無事於下。至若孕質奇表。卜年景曆。三十二相。不獨於日角珠衡。八十千齡。豈兼於畏神用教。雖巍巍矣。蕩蕩矣。聖王之盛事矣。蓋是劫增之日。殊非壽減之辰。求古於今。聞其難得。案諸經論。三千

國土。同時而成。成已住。同時而壞。壞已空。成住壞空。各二十劫。如是循環。終而復始。於住劫之中。從閻浮提人壽無量歲。乃至八萬歲。其間有轉輪王出興焉。故俱舍論輪王八萬上。雜心論云。劫增輪王出矣。

若乃庖羲結網。黃帝垂衣。共工亂常。蚩尤作暴。並望古非綿邈之代。形今是斯須之間。故皇王繼踵。不逢寶馬之巡狩。大盜排肩。莫遇神兵之戡翦。唐虞已下。

從而可知焉。來論云。佛說法華之時。輪王預聽。釋曰。竊以聖人作萬物觀。諸佛興十方萃。是知四兵扈從。寧此界之飛皇。千子陪遊。乃他方之聖帝。故彼經偈云。又千萬億國。轉輪聖王至。請原始要終。取其義矣。本論又云。兩儀開闢。載籍詳焉。唯聞玉環西獻。豈見金輪東轉。釋曰。夫載籍之興。本乎書契。書契之作。源乎易象。因三才而畫卦。布六位以重爻。澤上於天。後聖取而成則。鳥行於地。前哲像以爲文。斯乃書契兆之於皇雄。文字成之於倉頡。故云易之上古。是曰羲爻。書之首篇。不過堯典。載籍遠近。昭然可明。而乃謂

經史之文。詳開闢之事。理不然矣。若博採圖牒。傍存子說。則元神是巨靈所契。昆陵爲大帝所居。華胥柱州。依稀得其地。容成太上。髣髴臻其道。而文物並闕。而不論聖政。龐論而不備。但龍師已下之日淺。經誥盈車而未周。人皇已上之歲多。圖書數卷而便盡。以時比事。義可通乎。然則昔有聖王。金輪屢其東轉。近無哲后。玉環遂以西獻。人逐時而興替。物隨人而去來。取類虛舟。異夫膠柱者矣。惑曰。若輪王但生於八萬歲時者。何故玉毫在家之日。七寶咸臻。鐵輪當宇之辰。百年已滅。釋曰。有化而爲瑞者。有假以爲名者。

化而爲瑞。不君於萬國。假以爲名。莫徵於七寶。故仙人相融金之質。必成十號之尊。如來記獻土之童。但王一分之地。鐵輪王之事。未聞實錄矣。或曰。佛記作一者。謂金輪王四分之一也。若然者。鐵輪王可非輪王乎。但言作鐵輪王。卽明矣。何故須言四分之一乎。夫輪王者。降七寶之祥。行十善之化。何故始行十惡。終無七寶者乎。惑人又曰。皇王者。所以理人也。人不自理。故立主以理之。至如二十住劫之初。八萬增年之極。俗淳和而有道。人朴略而無競。當斯時也。何用聖王哉。釋曰。三界受形。莫離於苦宅六情對境。悉嬰於惑網。是非因而互反。善惡所以相攻。假令有頂地之高昇。三災不及。非想天之寂靜。

四空爲上。苦蘊猶其逼迫。使法尙以驅馳。況乎欲界之人哉。若也聞太古謂無爲之極。稱遂初言有道之最。此蓋醉於巫咸耳。安知真諦之妙歟。

沙門復禮曰。言者所以出意。非意也。迹者所以明本。非本也。故大聖之垂教。或迹淺而本深。或言乖而意合。未得其門者。能無歧路乎。但不遠而復。斯卽善矣。檀越曩構淳因。福履遐而日用。今資異氣。貞襟秀而天挺。藹君子之松栢。湛人倫之水鏡。文場翹楚。稱其雅論高才。學肆英髦。許其博聞彊記。何其美矣。至若開邃鍵而探蹟。振芳毫而討論。理尙違於得象。言將

涉於非聖。若疑而敘意。異三子而何傷。若謗以爲睽。載一車而可怪。然敬尋來翰云。晚披釋典。捧卷竭誠。斯言詎乎。亦勤之至也。幸甚幸甚。貧道不涯賤質。濫齒玄門。若春露之輕滋。學慚瀉器。同秋螢之末景。業謝傳燈。夫以聞斯行諸。是仲尼之所釋。離乎畢矣。非有若之能對。况一乘妙義。三藏微言者歟。涉兔未足以窮深。奔蜂豈期於化大。于時大唐永隆二年歲次辛巳孟秋之朔日也。

十門辯惑論卷下

權文學答書

弟子權無二敬致書於大興善寺禮法師侍者。昔菩薩之問如來。斷幾生命。以佛速滅。乃發斯言。豈有十地之人。於聖起謗。但爲理資索隱。義在鈎深。前致稽疑。意亦如此。且宣尼將聖之德。尙問老聃。慈氏次佛之尊。猶詢師利。况以下愚之蔽。披上聖之文。千門萬戶。觸塗多惑。所以罄肝膽。露昏矇。竭鄙誠。請高德。遂引三車之駕。開八正之塗。續晨晷之足。鑿混沌之竅。百年之疑。一朝頓盡。方當永遵覺路。長悟迷源。燕煩惱之薪。餐涅槃之飯。請事斯語。以卒餘年。謹遣尺書。敢謝不敏。弟子權無二和南。

計刻此論連圈計字一萬三千三百四十八箇付
刻資四十六元正

民國十年 八月 北京刻經處謹識

249
6600

